

宋耀如为何选址虹口建“老宅”

撰稿 李嘉龙

宋氏家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被人们称为民国第一大家族，中外闻名。而在追根溯源时，不难发现，宋氏家族创始人宋耀如于1892年间，选择在上海虹口朱家木桥东有恒路628号C（现东余杭路530号）建造的第一座“老宅”^①，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从这座小洋楼起源，掀开了宋氏家族发展史上崭新的篇章。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一书的“宋查理的突然发迹”中说，建房后的“1893年到1894年的两年间，宋查理（即宋耀如）由无名小卒一跃而成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位成功的出版商和工业家，同时也是公共租界首屈一指的教会属下的显赫牧师，他成了上海的一个大名人了。”^②特别是1894年，宋耀如在虹口老宅接待了孙中山，“屡作终夕谈”^③，并将此处确定为孙中山在上海早期的反清革命秘密联络据点，也为宋耀如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往后“孙（中山）先生每次回国必住我（宋）家。”^④在虹口老宅，宋耀如、倪珪贞夫妇居住了20年，生育和抚养了六个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就诞生在此地^⑤。因此宋氏虹口老宅必将成为孙中山、宋耀如、宋庆龄又一处难得的纪念地。

那么，宋耀如怎么会选在上海虹口建造“老宅”呢？根据他的特点和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现从政治历史、生活事业、地理环境三方面加以探讨。

应对历史潮流 首选租界地区

宋耀如具有聪颖、多才和机智的素质，生性不愿逆来顺受，又能随遇而安，富有政治智慧。早在1878年他漂洋过海去美国的8年期间，就接受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受到一位英语教师讲授美国独立战争和解放黑奴战争的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从而崇拜华盛顿、林肯。回国后，见到满清政府腐败，民不聊生，胸怀不满和愤慨。他常和上海洪帮、三合会一些人员往来、联络。《宋家王朝》中刊载说：“一八八八年春节前不久，当他（宋耀如）这位美国朋友（约克）发觉他态度上发生显著变化时，他已经由人介绍加入了上海一个有势力的秘密帮会（三合会——洪帮’），并开始了从基督徒到革命者的转变。”三合会“还致力于驱除鞑虏的大目标。三百年前明王朝垮台以来，他们就一直以此为宗旨，念念不忘这一天命。”“一面是主日学校，一面是洪帮，这就是查理严谨的双重生



宋耀如全家照，摄影1917年。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三排左起：宋耀如、倪珪贞；后排左起：宋子良、宋美龄

活。”宋耀如也深知“他那些会党同伙的行动一旦暴露就会被（满清政府）以最使人心惊胆战的方式处决掉。”但那时的上海，帝国主义辟有英、法、美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都归外国人分别管辖，是独立于满清政府治理的国中之国。宋耀如正是从政治需要和安全出发，应对历史潮流，因而决定选择在租界内建房。

租界中，宋耀如又会选择原来的美租界地区，这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宋耀如出国去的是美国，加入的基督教是美国监理会，读的是美国范德堡大学神学院，并作为“试用传道”被派回国传道。而基督教中华监理会则座落在上海虹口昆山路原美租界地区。当时美国教会在美租界享有特权，宋的顶头上司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团长林乐如牧师（Young·J·Allen）等都是租界内头面人物，林于1876年就获清政府授予的五品顶戴官衔，后又“钦加四品衔”。这有利于宋耀如进行多方面活动。

上海虹口朱家木桥东有恒路，不仅是租界，而且是原美租界地区，因此成为宋耀如造房的首选地。

融入倪氏大家庭 有利事业和教务

宋耀如对虹口朱家木桥是情有独钟的。因为他回国到上海传教是孤身一人，教会给中国传教士的薪水也较低。一年后的1887年与倪珪贞在上海结婚，婚房就借住在虹口朱家木桥即现东余杭路530号岳父倪蕴山家中。倪蕴山是基督教教会天安堂牧师，育有两子四女。19世纪70年代后期全家从江苏川沙辗转到上海后居住于此。^⑥宋耀如从而融入了倪氏大家庭。当时倪蕴山大儿倪锡令婚后住房也在附近。大女儿倪桂金嫁给牛尚周（牛是宋耀如在美国就结识的官费留学生，又是宋的婚姻介绍人），也住在虹口三角地菜场过去一点的仁智里，离朱家木桥不远。近亲之间居住相近，来往密切，便于相互照应，而且有利于推进宋耀如一直以来追求的事业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由于妻子的嫁妆、连襟的馈赠和洪帮伙伴的大量投资，他添置了印刷机”^⑦，山东路的印书馆在90年代初就逐渐启动了。

朱家木桥离昆山的基督教监理会也比较近，为了教务需要和联络友谊，教会神职人员居住地一般也都会考虑靠近教会所在地。当时朱家木桥周围就居住着一批宋耀如熟悉的教会人士。《我的父亲在中国》书中说：“当伯克（即步惠廉）一家在1896年回到中国时……宋在他的虹口新居款待他的大学朋友和妻子，那里离艾伦博士（即林乐如牧师）的‘官邸’不远。”^⑧还有一位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最早的牧师之一、担任过圣公会在虹口最老的教堂——救世堂牧师的吴虹玉，就住在倪家对面的合安里，宋耀如也经常去的^⑨。据吴虹玉的曾孙吴石适回忆：“我曾祖父吴虹玉家自建三开间两层楼洋房，屋前有小花园。”“宋老太太（倪珪贞）过继给我曾祖父，与我祖姑母吴美利是中学同学，同进同出，姐妹称呼，并常住在我曾祖父家（虹口东有恒路合安里）。”

由于倪氏家庭和教会的一圈人都住在虹口朱家木桥附近，所以成了宋耀如、倪珪贞熟悉的家园。他们看中了倪蕴山家后面的空地，就买地建屋。倪蕴山大孙女倪爱珍说：“宋庆龄的父亲从美国回来买了他家后头的一块空地，同牛姑父合买的，一个要东半边，一个要西半边。”^⑩

预测地理拓展 合乎经济考量

宋耀如是有胆有识、善于策划、精于算计的人。他在选址建房的地理环境考量中，既从长远看到它的拓展，又精算了当下经济利益。

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书中讲到：“在虹口选址建造的住宅恰好是宋耀如另一个怪僻

的标志。因为这所房子地处郊野外。宋家的朋友看到他们这样胆大妄为，都暗暗地感到钦佩。”人们总以为宋耀如经商致富后建造高档住宅，总应选择在交通方便、热闹的市中心。东有恒路当时还是上海市的近郊地区，四周大片农田，小河纵横交叉，桥梁星罗棋布，一派田园风光，粗看上去有点荒凉。

其实，宋耀如这个“怪癖”是有远见的。这与他在美国时的见识有关。那时他常见到一些大城市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多少年就将荒凉的郊区蚕食，融入繁华的市区。事实上，据1864年（清同治三年）租界工部局绘制的《虹口美租界图》标记，今虹口港东余杭路口为一个人口稍密的村落。其东面有一条小路，已是商贾林立的虹口最早的商业街——虹口老街。旁边沙洪河上的里虹桥（东汉阳路桥）、中虹桥（东长治路桥）、外虹桥（东大名路桥）三桥已在1841年前就开通^⑪。特别是虹口与市中心连通的四座桥也都已搭架起木桥；外白渡桥和河南路桥分别于1876年和1883年修建了新木桥，乍浦路桥和四川路桥也分别于1873年和1883年建造了木桥，水陆交通已经开通。“老宅”建成15年后，随着外白渡桥等四桥次第改建成钢架、混凝土桥，市中心与虹口更加畅通、便捷，东有恒路也逐渐市区化了。历史事实证实了宋耀如的深谋远见成真。

宋耀如“怪癖”的又一点，不得不说是与实际经济利益的考量。他从1890年退为本处传道定居上海后，从事印刷、买办等实业，刚起步不久，虽然掘得了第一桶金，终究聚财有限。为了显示“殷实富商”的实力，建房必须具有一定规模，但又要精打细算。而在近郊买地造房，价格比市中心低廉，人工费用也能节省许多。这才符合宋耀如的期望，又适合当时他所处的经济地位。

斗转星移，宋耀如亲自选在上海虹口建造的“老宅”，至今已一百二十多年。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过两次飞机轰炸，周围被炸得断壁残垣，狼藉一片，而老宅却幸运地蔚然挺立。期盼宋氏老宅及宋庆龄诞生地纪念馆修建后，能早日与中外观众见面。

附注：

- ①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于2010年2月23日在《解放日报》公示：“虹口宋氏老宅确定”。
- ②孙中山1912年4月17日“致李晚生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2页。
- ③宋庆龄文“我家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 ④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在2013年11月14日召开的宋庆龄诞生地第三次研讨会上的结论是：上海虹口说概率极大，浦东川沙说难以成立，上海市说不大可能。
- ⑤倪家迁沪时间是以倪珪贞入学地点变动推论的。《宋氏倪太夫人讣告》中说：“九岁入学校，十五岁升西门神文女学”。《宋家王朝》中“宋家王朝的母后”一节载：“倪珪贞八岁进了布雷基曼女子学校读书（上海妇女联合救济会办的）。十四岁时，因成绩优良被保送入西门的培文（培与神系译音文字表述之差）女子高中”。两者叙述时相差一岁，系虚岁和实岁之误。后者明确八足岁入的是上海的学校。据此推算，倪出生1869年，随父母全家迁沪应是19世纪70年代期间。
- ⑥《宋家王朝》中“宋家姐妹的诞生”一节。
- ⑦⑧“倪吉士谈宋庆龄出生地”。见《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1998年第一期。
- ⑨《虹口区志》1993年版，第十一编城市基础设施，第一章第二节桥梁。
- 作者为中共虹口区党委办前副主任、调研员



宋耀如



宋庆龄与母亲倪珪贞的合影，也是目前所见宋庆龄最为年幼的形象



宋庆龄少年时代在东余杭路老宅的留影

江湾镇曾经是「中医之乡」

撰稿 陆金生

现今，人们越来越重视中华民族瑰宝之一——中医的应用及传承，政府也为中医的传承、发展、创新创造了不少条件。为此，根据相关史料及笔者的记忆，介绍江湾镇曾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的概况。

从明代起，延至清代、民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止，江湾镇的中医事业相当发达，因此曾被誉为“中医之乡”。过去的江湾镇虽然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农村集镇，但它也是一座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镇，所辖面积有26.9平方公里，所以曾是上海市北部地区四大重镇之一，其他三个为罗店镇、南翔镇、大场镇。四乡农民“上江湾”的目的之一便是寻医问药。笔者是一个“老江湾”，曾住于江湾镇的大（读音du）街即万安路上。忆及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万安路是一条弹格路（石皮路）的商业大街。其中最繁华热闹的是从万安桥到新浜桥之间三百米左右的地段，分布着不少中药铺（江湾人把中药铺叫“药店”，西药店叫“药房”）及中医家庭诊所。在药店中名气较响的有赵怀德堂（万安路上有两家店，即总店和分店）、陆存仁堂、老泰山堂、顾泰山堂、同德堂、亦仁堂等。不少中医师都在中药店内坐堂就诊。因为此举也可随手凭方买药（江湾人叫“贱药”）。现在中药店也只有一个在万安路613号称为雷允上的原顾泰山堂了，已经没有一个本地人的中医师了。

其实早自明代起，江湾镇中医师名录已载入史册。而载入史料的医师，当然不是庸医，而是良医、名医，是医师中的佼佼者，而不是江湖郎中。笔者于此摘录一些历代名医名录如下：

明代：李士鹏字应祯，太医院吏目。十岁失怙（hu，依靠，即十岁丧父母），遵兄士龙之教，通岐黄书（医术书）；凌云字逸上，国学生。刻苦习医，竟工其术，就诊盈座，靡不乐施。邑令胡仁济给“义风足尚”额奖之；印鹏字汉飞，居镇，国学生。工疡（yang,疮）医，得制药秘法，遇奇怪症，应手辄效。

清代：李华凤字翼文，累世良医；蒋宝玉

字茂之，原籍常州。庚申避寇江北，由沪至里（指江湾里）遂家焉。精医理，贫病则施之；山钟鸣字玉峰，以疡医济世；徐惠元乾隆间由上海迁居东镇，得秘方，善治小兒杂症，子万雄，俗呼小徐，承其业，曾孙洪范，字肇基，随父茂德北游洛阳，视病决生死，无不验者，用药善变通，道光间常客沪上，苏州府知府平公翰给“得心应手”额奖之；姚涵春字芳谷，少习举业，能诗，中年专攻痘科，能指掌回春，传至孙梦熊，字希望，诸生，益精其业；马应良字少眉，精医术，授徒里中，暇则以医行世。自少至老，数里内恒踵病者门（踵，跟随，意思是常常跟随病人到病人家里）不乘车，故妇孺群呼为“马活佛”；徐鼎生字问梅，居东镇，世业儿科，人有求治者，辄门庭若市；张振祥字琛伯，国学生，性孝友，业医，善施刀针，病者不觉痛苦，子大昌，字学奎，监生，历从名师游，工书，遂（sui精深）文学，兼内外科，亦有声于时；蔡兆芝字砚香，诸生，其先世业女科，自大场迁江湾（注：其是蔡氏妇科第四代传人，后文还提及第五、六、七代传人）至兆芝，名益著，兼治内外科杂症，亦应手奏效，署令陈玉斌赠“功同良相”额，字钟风，字仪笙，能绍（接续）父业，以孝科名于时；李继隆善治疑难病症，且有神效；祝梦麟精医理方脉，而且对贫民施义诊，分文不取；张云龙精理小儿科；张吉成外科名医，对贫苦百姓也施义诊，药也奉送，且他常穿草鞋出门看病，当地人尊称为“张赤脚”。

清末民初：马秉义字逢伯，承父应良医术，又得见天乐寺（又称崇福寺，位于今三门路吉浦路东，原也属江湾镇管辖范围）僧泮文秘传。针科疗治喉痹，辄应手而愈，以是求治者益众。后迁居沪北，门庭若市，达官显宦咸器重之，辄赠，欲为之表扬焉。

还有儿科徐起之、侯焕如；外、喉科蒋味全；喉科严吟如；内、外科朱振元；内科顾文田。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蔡氏妇科第五代传人蔡钟骏，字小香，他不仅传承家训，注重医德，而且还提倡中西医结合，他提出“纳西方

之鸿宝，保东国之粹言，沟而通之，合而铸之”。他还与同仁们成立了中国医学会，创办了全中国最早的医学方面报刊《医学报》半月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时期可谓中医鼎盛时期，其中不少是名医的传人，而且各类科目俱全，内科有周保康、俞云程；儿科有徐起之子徐起平、侯焕如之子侯仲良；外喉科蒋味全之子蒋文芳，喉科严吟如之子严诵堂，外科朱振元之子朱鼎新；内科顾文田之子顾小田；蔡氏妇科第六代传人蔡香荪（可参阅2015年8月26日《江湾社区晨报》拙文《蔡香荪：急公好义的抗战志士》）；还有针灸黄小农；治疗疮的吴鼎成；专治伤寒症的何秋江；妇科陆守一、蔡小荪（第七代传人，但在江湾镇就医了）。

随着年代推进，尤其经过10年“文革”浩劫，江湾镇的中医逐渐枯萎，至今天除了蔡氏妇科，全都不见踪影，也没听说嫡传了。几十年中，医师们的命运不尽相同。其中周保康，于20世纪50年代调至曙光医院任内科主任；有两位医师的子女与我曾为初中同学，我有所知他们的下落，那就是儿科侯仲良被调至吴淞镇地段医院，妇科陆守一被调至淞南卫生院；而蔡氏妇科第七代传人蔡小荪，字一仁，解放后一直在市中心医院任医。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医又获得重视，蔡小荪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贡献津贴，在位于瑞金二路“中医文献馆”，成立“全国蔡氏妇科流派传承工作室”及传承研究基地。2015年5月6日，笔者曾随街道宣统科干部登门造访，年已93高龄的蔡小荪见来访十分欣喜，他觉得家乡的父老乡亲没有忘却蔡家，从而催生了2015年10月24日，由蔡老先生大弟子黄素英率领蔡氏妇科第八代、第九代传人（他们大多为市三级医院科骨干或专家门诊医生）到江湾镇，开展“蔡氏妇科回家乡，为‘妇’老乡亲义诊”活动。

愿中医这个凝结着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得以传承光大，不断造福于民众。



相关链接：蔡香荪（1887—1943），江湾镇人。与祖父蔡砚香、父亲蔡小香三代研医，颇著声誉。蔡香荪就读于同济大学医科，早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一二·八”抗战中，蔡香荪组织救护队办难民收容所，支持抗日。“八一三”抗战爆发，蔡香荪自费置备卡车一辆及各种器材，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员四千多人，为当时上海红十字会所属各队之冠。抗日名将蒋光鼐、蔡廷锴特赠“急公好义”之匾。